夜航船

■孙道荣

风有一颗好奇之心,它要将大地都翻一遍。风也帮我们翻书,它也许在书里的某一页看到,这几个乡村的娃,日后都会走出乡村,成为城里的一缕清风。

风的手,翻遍大地

风有一颗好奇之心,它要将大地都翻一遍。

水稻秧刚插下去,风就来了,它轻柔地翻动秧叶,看它们有没有生根。风见证一株稻秧的成长,到了水稻灌浆,稻穗变得沉甸甸,微风已经翻不动了,它便派更多的风来,在稻田里穿梭,你看到的稻浪,实是风的外形,稻有多浪,风就有多浪。

如果是在麦田,这一切能看得更清晰,风在麦地里嬉戏,摇动麦秆,必有一缕风,被麦芒轻轻一刺,像针扎破气球,气球里的风嗷嗷地溜走。一位老农,摘下一颗麦子,用双手搓揉,看看麦粒有没有变实,他噘起嘴巴一吹,麦芒飞了,麦壳也飞了,只留下麦粒在手心。风会追着那些麦芒,往远方飞。

风也喜欢翻我奶奶的菜园子,就像我也喜欢钻进菜园子,摘辣椒,摘茄子,摘扁豆,这些都是晚上饭桌上的菜。还有绿绿的黄瓜呢,还有红红的西红柿呢,摘下来,在衣角上擦一擦,马上就可以吃了。风是我的同伙,它热心地帮我翻开花瓜藤上的叶子,让黄瓜无处可藏。

我回到家,妹妹总喜欢翻我的口袋,看看我有没有从地里带回好吃的。妹妹不知道我也贪吃,我藏了一根瓜在裤兜里,还藏了一根瓜在裤腰带上,妹妹没有发现。风会很讨厌地帮妹妹翻我的衣角,扯得呼啦啦响。我慌乱地压住衣角的样子,一定很狼狈。到了晚上,妹妹喊肚子饿,我最终还是没忍住,将那根瓜塞给了妹妹。风在外面呼啸,拍得木板门“啪啪”响,像我多年以后听到的掌声。

风更喜欢翻动我妈妈晾在绳子上的衣服,刚刚都被水洗过,所有的口袋,更是空空如也,有什么好翻的?风有风的乐趣,它翻刚洗过的湿衣服,翻得自己也湿漉漉的,但它翻着翻着,衣服就被翻干了,“哗哗”作响。风一定喜欢听它翻过的东西,发出各种响声——沙沙的,哗哗的,呼呼的,忽忽的。邻居家晾的衣服,跟我们家一样,也是又破又旧,裤腿上有洞,风就从一个裤洞钻过去,从另一个裤洞钻出来。没人在意,风在裤洞里乱翻乱钻,除了被风看出来那时候的日子又破又穷外,风找不到更多的秘密。

风还喜欢翻炊烟,炊烟本来都是直直的,要飞上天的样子,被风一翻,凌乱了,忽东忽西,很快散开,像黄昏时那些站在电线上的麻雀,被“咕咚一声”落下去的太阳吓一跳,四散飞开,这些麻雀在半空中飞着飞着,飞成一团黑,夜幕就彻底降临了。我小时候就喜欢看村庄上空的炊烟,往天上飞,最后飞到云朵里去。我一直以为天上的云朵,就是一家家,一村村,一寨寨的炊烟,在空中汇聚在了一起,而成了云。

对了,风最喜欢翻的,一定还是天上的云。风肯定不愿像我们一样,只在地面上行走,它也不乐意只在跟我们个头一样高的地方游荡,风无论大小,都是长着翅膀的,它可以飞上天空,翻天上的云,追着云到处跑。我又不知道云里有啥,能翻出什么好东西来,但我和几个小伙伴,喜欢躺在土坡上,看风翻着天上的云,云团翻滚,云彩成带,都很好玩。有一回,风在云里翻出了一架飞机,那是我们在电影之外,唯一一次看到的真飞机,我们的心,从此跟着飞走了。

我一直相信,我们看到了飞机,飞机上的人,也一定在风翻开云朵的时候,看到了地上的我们,几个乡村的娃。我们的小脑袋下,枕着我们的课本。飞机飞走了,我们有点怅然若失,谁先拿起了做枕头的课本,认真地看了起来。我们也跟着翻开了书本。

风也回来了,帮我们翻书。风从此也喜欢上了翻书,它也许在书里的某一页看到,这几个乡村的娃,日后都会走出乡村,成为城里的一缕清风。

扫一扫听一听 更多精彩内容

风景独好

■陈涌涛

“天下三分明月夜,二分无奈是扬州。”扬州像一位知性优雅女子,在阳光下光彩夺目。有关扬州的诗词歌赋数不胜数,文人不吝把扬州描绘成一座仙境般的月光之城。

扬州无处不江南

幼儿园放假,两个女儿带着儿子去旅游了。我们不想窝在家浪费难得的空闲,遂又起了去扬州的念头,总想着那碧水船娘,瘦马红妆的扬州,牵着一丝割舍不了的回味。

尽管瘦西湖是去过了的,但还是要去呀。记得上一次来是从南大门进的景区,这次从北大门进,沿着湖又慢慢地走了一遍。

我们把旅店选在了古运河边,一个新的大型社区旁,离东关街也不远,很不错的柏曼酒店。

古运河始于战国,为吴王夫差所开,称邗沟,也是京杭大运河之发端。事实上隋炀帝是在扬州古运河的基础上南北开挖而成。扬州把古运河沿岸打造得宫城般漂亮,凸显扬州人的骄豪。

位居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的东关街,有非常扬州的老屋、迷人的石板路,以及逸圃、个园、张玉良纪念馆、街南书屋。

东关街长约一公里,从古运河边的宋代城门始,止于国庆路,市井熙攘,游客成堆。国庆路口有一家百年老店“蒋家桥饺面店”。饺面之饺,并非饺子,而是馄饨汤面,其面汤用的是扬州“三和四美”虾籽酱油,施以胡椒,微辣而极鲜。在扬州,大多早茶店都供应饺面,唯这家口味最重,也最好吃。

穿过纷乱的国庆路,是一条窄逼的小街,叫作“彩衣街”,那个拥挤和破旧,让我想起老萧山的“绣衣坊”。

街上有一条“弥陀巷”,比起东关街上的喧腾,像是另一个静谧的世界了。朱自清幼年时曾居住于此,究竟是哪间已无从确认。

作为扬州人,朱自清的家几经搬迁,现在的“朱自清故居”在安乐巷,三轮要坐二十分钟。

“采莲南塘秋,莲花过人头,低头弄莲子,莲子青如水。”关于扬州,朱自清在《我是扬州人》里有细致的描述,一代散文大家对于故乡的离绪,都表露在他洋洋洒洒的文字里头了。

三轮车慢走在扬州古老小巷,车轮在石板路上突突滚动,碾压住喧嚣与积尘,换以一路宁静,时间好似皮筋,被柔柔地拉长。羊巷、二郎庙巷、东圈门、壶园……一一看过。

繁华的文昌路上,琼花观的三间单檐山门殿,被立于马路边石质粗糙的牌坊遮挡,其中两间为小卖店所占,各种招贴煽惑着路人,门前停满汽车。倘若不加留意,极易错过。

琼花清雅脱俗,在传统文化里与道家神仙有诸多因缘。古代君王好色乐仙,隋炀帝当年几次来扬州,究竟是来看琼花还是考察大运河,只有他自己知道了。《儒林外史》作者吴敬梓落魄时,也曾勾连于琼花台旁,晚景凄凉。

扬州与古运河同龄,建城已两千五百多年,若以国庆路文昌阁一带为中心,方圆不过几里,有史以来便是个古老的精致小城。

“南门遗址博物馆”,因叠压有唐至清历代遗址而为全国文保。它造型怪异,体量巨大,透过锁着的玻璃门,可见考古现场的断墙残垣,其形制近似于跨湖桥遗址。

建筑前面是广场,广场紧靠运河,一座仿古拱桥积木似的搭建在雕砖砌玉的古运河上,河边店铺一色簇新的青砖乌瓦,挂着红灯笼,招牌装饰文艺,但没有人,像一幅沉寂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广场另一边上有一座单孔桥,砖砌的桥身,连桥面也是砖,矮墙般的桥栏看去十分沧桑,显见久无修缮。一块绯红的铭牌上刻着“洒金桥”三个字。

一位歇脚的老伯见我们张望,攀谈起来,知我们从杭州来,不屑,说扬州有什么好玩的,我说来看瘦西湖啊。他说杭州有西湖,何必来扬州。我说借得西湖一角,堪夸其瘦;移来金山半点,何异乎小。他说江南好,最好是杭州。我说二十四桥明月夜,玉人何处教吹箫。老人听了哈哈笑道,二十四桥就在你们脚下。

我从小就住在这里,那个时候啊……他眯起来双眼。

他带我们走到一旁,指着一座更不起眼的桥,说这座桥叫迎薰桥,与洒金桥一样同为明代所建,有四五百年历史了。扬州古代有十二门、六吊桥,迎薰桥是六吊之一,进出南门的必经之路。桥下就是唐代官河,扬州所谓的二十四桥,有名有姓,一半就架在这河之上。

但是都已坍塌,或只存桥名——开明桥、通泗桥。他神情黯然。

“那瘦西湖的二十四桥?”

“不过是规划重修的景点而已!”

南门外大街就在这里?我们看着狭小的桥面,疑惑地问他。

过桥就是。你们以为这里还会有什么可看的吗,全部是破烂啦!感觉他痛心疾首,可是他在想些什么呢?

离开老人,我俩跨过迎薰桥,踏入南门外大街。这条传统商业老街,曾经是扬州繁华的见证。曾经商贾云集,路巷密布,遗存有许多历史建筑,但眼前却满目疮痍,多处房屋被拆,有一段街面整体坍塌……

一堵岌岌可危的墙上镶着一块牌匾,凑近了看,是“荣祥丰酱园”。资料显示,此处曾是晚清时期南门外大街上门楼最大的建筑,也是现在闻名遐迩的“三和四美”酱菜公司的前身。

虽然破败,它仍被认为是扬州唯一留存下来的千年古街,然而其现状和遭遇,跟一桥之隔的“南门遗址公园”反差如此之大,令人费解。

扬州位于长江北岸,与镇江隔江相望,地理上不属于江南,但是人们止不住要把扬州归为江南。从苏轼的“试问江南诸伴侣,谁似我,醉扬州”,到“烟花三月是折不断的柳,梦里江南是喝不完的酒”。从瘦西湖二十四桥长堤春柳,到小家碧玉的汪氏小苑、何园,真的是满眼皆风流,无处不江南。

“天下三分明月夜,二分无奈是扬州。”扬州像一位知性优雅女子,在阳光下光彩夺目。有关扬州的诗词歌赋数不胜数,文人不吝把扬州描绘成一座仙境般的月光之城。

扬州又是一个悠闲的城,我们遇到人的都这么说。离开扬州前,我俩在绣衣街一家面馆吃长鱼面,小小店堂清爽明亮,忙里忙外的漂亮女店主额上沁出细微汗珠……

扬州以最低调、质朴之姿向我们传达着她的瑰丽与浪漫。

朝花夕拾

■俞沛云

潮水推动荷花灯追波逐流,顺流而下,无数盏河灯载着无数个祝福蜿蜒着漂向远方,此时的人群都屏息静气,视线跟随着河灯游移。心中都在默默地为自己为亲人祈祷幸福、安康、祥和。

浦阳江秋天最美的故事

中元节回乡,正当立秋时节,晚饭后徜徉在浦阳江畔,迎面微风徐徐,凉意阵阵,晚霞映射着江波,闪烁着点点金光。江面上白鹭低旋,青山倒影,几只小船悠闲飘荡,真是一幅世外桃源。

浦阳江蜿蜒百里,是当地引以为傲的天然玉带,它从上游诸暨湄池一路经萧山浦阳、临浦、义桥,在闻堰三江口与富春江一起汇入钱塘江。是两岸人家重要的水系根脉,是萧山的母亲河,同时也是烙印在我心底最深的故乡情。

站上高堤,游目骋怀,江水悠悠流淌,碧波荡漾,白浪拍打着堤岸,如久违的朋友跟我诉说着流逝的岁月,遐思唤醒了沉睡在记忆深处的画面。

老家坐落在浦阳江边靠近诸暨,是萧山最南端的村庄,那里四季风景如画,“春来江水绿如蓝”,典型的江南风光。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是夏天田园的丰收喜悦;到了秋天,“一道残阳铺水中,半江瑟瑟半江红”,秋的柔和跃然眼前,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。”那就是冬的纯洁和幽静。但一年中我独喜秋天,不只是秋的天高气爽,两岸的斑斓色彩,而是秋代表丰收,对于当时贫穷和艰苦的家乡,再没有比丰收更喜人,更振奋人心。

居住江边,打鱼是我们的副业,父辈们在大江上靠一只小船讨生活,风里雨里逆水挽缰。欲韧维艰,美丽的浦阳江脾气两极分化,娴静时风平浪静,一泓清碧,大汛期来时激浪汹涌,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,以不可阻挡之势肆意破坏,两岸的草泥堤塘挡不住洪涝的摧毁,村庄、田地淹没那是寻常事,憨厚的村民们为了祈祷家乡风调雨顺,在每年农历七月十八都会举办盛大中元河灯节,来祈福消灾。

整个仪式非常隆重,为了迎接这个节日,村民早早就开始筹谋,他们自发组织,以各种方式集资采办,买来上好的松香油,用五颜六色的桃花纸剪成荷花碗状,制作成各式各样的河灯,还有花鸟鱼虫,飞禽走兽,每盏灯里面用棉纱做灯芯,放上农户募捐来的菜籽香油和松花油,用灯芯燃油点亮,就成了一盏盏精美的荷花灯,做够三天三夜才够十八晚上放一夜。到了这一天,全村总动员,大人做花灯,干杂活,小孩子跑进跑出异常高兴。村里家家户户张灯结彩,白天扎河灯,晚上迎接亲朋好友来聚餐,每户人家都会摆几桌,有些压根不认识的人也会被客人带来,真为当时淳朴的村民点赞,毕竟自家条件有限。

当时的盛况记忆犹新,祭祀用的牲畜就连现在想来都是非常奢侈,桌子上煮熟的整头猪整只大白鹅和大鲤鱼,还有各种花花绿绿的经卷和元宝,堆几张八仙桌。夜幕降临,随着礼花的腾空而起,鼓乐齐奏吹吹打打好不热闹。

经过岸上一番特殊的祭祀仪式,就开始放灯了。几十只小船早已排列着蓄势待发,岸上的群众里三层外三层簇拥在江的两岸,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动着,沸腾着。船上的人都是熟识水性的高手,一只小船坐两到三人,一人划船,其他人把一盏盏承载美好祝愿的河灯点燃,小心翼翼放入江里,瞬间满江辉煌,五彩斑斓。因为农历七月十八是一年中的大潮汐,潮水推动荷花灯追波逐流,顺流而下,无数盏河灯载着无数个祝福蜿蜒着漂向远方,此时的人群都屏息静气,视线跟随着河灯游移。心中都在默默地为自己为亲人祈祷幸福、安康、祥和。

时光转瞬,岁月见证了浦阳江的沧桑变迁,如今的家乡更美了,因推行五水共治,水患也没了,沿江两岸延绵几十里的塑胶跑道,以供游人锻炼观赏。现代化的农村,居民安居乐业,石砌堤塘坚固雄伟,它成了浦阳江千载万世的守护神。这个中元河灯节后来成为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,它璀璨的画面一直铭记在沿江人的心中,每每忆起它就是浦阳江秋天最美的故事。

闲坐烹茗

■杜群智

德惠祠道南书院记

钱塘有泽,入乎杭城,赖乎高士,白苏筑堤,岳予忠义,林以小隐,梵音星列,倜傥罗布。一池湖水,山色交加,摇曳文武,神人共悦,秋色冠绝。

世人知杭州,以西湖也。而不知西湖如处子,非独身也,而有湘湖为孪生矣。明人张岱有言,西湖艳绝,湘湖素美。诚然其言也。余泛舟游于西湖之上,似入美人之堂奥,缭乱纷美,慑服身心。而泛舟于湘湖之上,似进闺秀之宝阁,适调身心而安于暝坐矣。

余北人也,初来萧然,见湘湖之美,慨于山色湖光,其地得天地之灵秀,竹径柳荫,奇石山泉,四时花木,微光涟漪,老少和乐,直想濯足高歌,吾得乎屈子之乐而无正则之忧乎!

三月而流连忘返,唯乐于山水,志乎耳目欢愉,未知湘湖始末,不知湘湖之含蕴。湘湖有山,名为城山,吾已有记,言其风云吴越,叱咤盛衰。沿之数十步,石阶掩映之中,有德惠祠。初,吾以德惠祠为本土祭祀而兴致索然,未曾一览。而后,忽间导览德惠祠有道南而字。讶然曰:莫非明道言及杨中立时公乎?顿足憾然,竟失之交臂数月。拾衣拾阶,肃容缓入。

德惠祠也,言杨时废田为湖,泽十四万亩农田,立德施惠萧县也,有杨公书生像。布巾簪发,玄衣拈须,望之则内生敬矣。主殿以程朱之脉悬乎龟山而言公之德望,譬诸宗圣,孔门赖公而清浊流分,正脉源远,程门洛学赖公而传乎得人,公于孔门,譬如北辰,以一星而定泰岳。偏殿以历代推崇诗文崇公之行,屹屹龟山,功追往圣。闽学鼻祖,师表千古。宋史有记,龟山之显达也,因高丽王询而荐著作郎。诚然,内圣修成,不欲名望而德明难盖也,锥破囊中,沙色之金也。世人若汲汲营营而求显贵一顾,悲哉其人也!

由德惠祠上二十余阶,有明道亭,其联云:脉接尼山还古朴,流分洛水到南真。仲尼之学赖二程,而二程诸门人,唯公得其真传而有遗泽。公破濂溪之玄道,复玄返道,有教考亭,诚然儒门之幸也!

驻足良久,余思方歇,抬步登阶,入于道南书院。东西配殿,墙饰以将乐杨门家训,有古条凳长桌,直有古学旧风,似待儒门学者开坛讲学也。其正殿也,立孔子像以正,以青石板以书,以龟山言行为仪,匾以乐山乐水,孔子诚然仁智者也,杨公诚然仁智者也!

书院有余径也,立真草行篆碑,余观之,则言及凿刻者匠人也!难见风范而工拙显露。碑文之尽头,有清风亭也,若夫古人,于其地,当论道吟诗,尽露书画之艺也!余唯驻足,听微雨清风,念静好时世。夕阳将下,虹色染林,造化玄微,思横渠之言,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万世开太平。独立其间,而愁云遣去也。生之有涯,顾余当以有涯逐万世言说,而弃无谓之言行也!

古之处士,有所思则有所记也,以为言表。庚子七月,并州永乐记于湘湖德惠祠暨道南书院也。

湘湖诗会

月下忆故人

■王杏芳

轻舟划破水上月
波光里
泛着往事光辉
故人共我赏月明
洒落的银辉
有着浮沉人海的寂寥。

夏恋

■刘翼行

日出的绚丽
脱胎于深邃的黑暗
有人依旧在清晨醒来,
有人还留在昨天

蝉鸣低吟,道尽艰辛
我们在阳光下疾驰
以最奔放的身姿
驰骋过整个炎夏。

秋思

■萧祖能

淡烟疏柳白云悠,菊绽东篱又一秋。
常忆南山归寒客,怡情醉景去闲愁。

自古亲情似水流,睽违已久念非常。
东西南北同天地,明月何曾是他乡。

细细清风著衣裳,声声蝉语话庭凉。
年年此际多心绪,脉脉秋思落画堂。